

欢乐套圈圈

■ 蓝青

日影西斜,黄昏的新城公园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散发着柔和的光芒。沙琅新城公园里,活泼的孩子在欢乐地奔跑着。

跟随前方的人流,我带着大儿、小儿一路往前走去。突然,孩子们在前方停下了脚步。原来前方的草坪上摆满了各种小玩意儿——有可爱的布娃娃、别致的钥匙扣、五彩的玻璃珠以及各种玩具车,甚至还有活泼可爱的鸭子和聪明伶俐的兔子。老板在这里摆上了套圈圈的游戏。

套圈圈的规则很简单,十元可以换十二个圈圈。换到圈圈后,站在指定的红线外,将套圈对准目标抛出,套中的物品即可拿走。

几个孩子聚在一起,商量着买多少个圈圈。经过短暂的商议后,孩子们凑了三十元钱,从老板手里换来了三十六个圈圈。他们每人分到了六个圈圈,看着手中的圈圈,孩子们兴奋的小脸上充满了期待。

突然,站在最前面的那个白衣服的小男孩率先出手了。但见他目光专注,身体前倾,小手往前轻轻一挥,手中的圈圈便朝着他心仪已久的小坦克飞了过去。然而可惜的是,那圈圈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后,便轻轻地落在了小坦克的旁边,并未套中目标。小男孩

有些失望,但很快又重新振作起来,继续拿起手中的圈圈再次抛出。然而,这一次的圈圈同样没有听从小男孩的指挥,落在了小坦克的前面。小男孩看着小坦克,再次鼓起勇气抛出手中的圈圈。一次次地抛出,一次次地失败,一次次的继续。小男孩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让人由衷的敬佩!

旁边的孩子们也纷纷参与到这场游戏中来。然而,他们的运气好像并不太好。他们一次次地将手中的圈圈朝着目标抛出,然而结果都事与愿违,无一命中目标。

最后,其中的一名小男孩再次买了二十四四个圈圈。大家一人分了四个圈圈后,便聚在一起商量了起来。

这一次,他们不再急着出手,而是拿着手中的圈圈反复比划着。在反复比划尝试后,穿白衣服的小男孩再次出手了。终于,小男孩最后抛出的那个圈圈最终准确无误地套中了地上的那个小坦克。顿时,欢呼声四起,同伴们都为小男孩的成功感到由衷地高兴。小男孩更是兴奋地跳了起来,红扑扑的小脸上满是胜利的喜悦。

套圈圈看似简单,实则对孩子们的眼力和手部的协调能力要求极高。孩子们通过交流,不断改良

抛掷力度。准备、瞄准、抛出,一系列的动作一气呵成,孩子们“中标”连连,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如雷的喝彩声。孩子们通过努力,一个个都套中了自己心仪的玩具。

小儿见了,也想要套圈圈。我花了二十元钱,给兄弟俩买了二十四四个圈圈。简单指点了一番套圈圈的技巧后,便由着兄弟俩自由发挥了。最终,兄弟俩在我的指点下也成功套中了几样小玩具。数量虽然不多,但也总算小有收获。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草坪上的各种玩具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灯光迷离之中,玩具们仿佛在叫唤着:“小主人,快来带我回家!”在声声呼唤下,各种玩具纷纷找到了自己的新主人。它们在新主人的带领下,伴着漫天星光,踏上了回家的路途。随着孩子们的离开,草坪上,再次恢复了宁静。然而,孩子们留下的欢声笑语却依然在空气中回荡。这个黄昏,套圈圈游戏给孩子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和美好的回忆。

套圈圈游戏,它不仅仅是一种游戏,它更是孩子们心灵成长的历练。在这个游戏中,我看到了孩子们面对新事物时的勇敢,看到了孩子们面对失败时永不服输的顽强。

阿黄

■ 梁滨

阿黄曾是我家里的成员之一。

阿黄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有一天,它把我新种的菊花连盆带泥扒拉下来了,还对着一地的残菊碎盆,扬着腿儿,撅着胖屁股,撒着欢转圈圈,弄得满院子都是污泥。天啊!这菊花是我大老远从朋友那讨回来的稀有品种,我都还不舍得动其一花一叶,狗胆子倒是肥得很,整株给拔了!它机灵得很,见我抄起身旁的扫把就呜呜低叫着逃跑。哪里跑?扫把在我手中像离弦的箭,击中它那还来不及带出狗洞的屁股。阿黄夸张地嗷呜一声。

更可恨的是,有时我大热天在厨房内外施展十八般厨艺时,阿黄经常迈着休闲的步伐,进进出出,像个监工。我穿梭在厨房内外斩骨切肉、削萝卜、淘米煲饭,忙得不可开交时,还得防着它偷吃。才吃完我扔在地上的鸡屁股,阿黄又盯着砧板上的鸡肉了!在我转身关小火的时候,狗嘴张开就伸向未切的鸡肾。幸亏我早有防备,大吼一声:“阿黄,滚!”它倒是乖乖地踱了出去,只是不到三分钟又回来了,盯着那只鸡。我之后把一块骨头往外面扔,阿黄跑了出去,我直接关上厨房门。

菜差不多做好了,我打开门,准备教训一顿守在门外的阿黄。突然它两只长耳朵竖立起来,嘴里发出“嘤嘤”的声音,原本趴着的前腿一撑,就闪电般冲到门口。不用猜,我知道是公公婆婆回来了。想教训它一顿的我笑骂一句:莫非你长的是顺风耳?

阿黄是公公的开心果,也是他的精神寄托。这不,公公还没停好摩托车,阿黄就围着他转圈、用身子蹭腿、用舌头舔手了。公公乐呵呵地摸摸阿黄的头,而它撒起娇来,眯着眼趴下来享受主人的抚摸。接着公公说:“握手!”阿黄半蹲起来,向前轮流伸出两只前腿跟公公握手。阿黄还会前空翻后空翻,还直立起来只用两条后腿走路,那样子又萌又蠢。经常把公公逗得开怀大笑,一人一狗在院子里玩得不亦乐乎,直惹到婆婆在旁边笑骂公公为“老顽童”。

有一年阿黄生了五只萌萌的狗崽,它的身价水涨船高,简直成了公公的心肝宝贝。阿黄好像也知道自己更加“金贵”了,之前是钻狗洞出去解决大小便的,现在直接跑院子某角落就地解决了。

五只小萌狗慢慢长大起来,一个个毛光水滑的,一只纯黄一只全黑,还有黄中带黑的。它们整天在院子里摸爬滚打,热闹极了。惹得邻居家的孩子天天往我家跑,缠着家里大人要买回去。可惜它们还在娘胎时就被公公的朋友“认领”了。

阿黄也不是只有调皮可爱的一面。一天它从狗洞慌慌张张地钻进来,一头扎进院子里的木模板下面,一动不动。不一会,门外有几个人骂骂咧咧。我打开门看是什么事,原来阿黄闯祸了!它干翻了来人的鸡,还咬死了一只大阉鸡。人家提着死鸡上门来讨公道了。天杀的阿黄!我愤怒地用棍去戳它,但它就不肯出来。后来还是公公给人家好一通赔礼道歉,按价给人家赔了钱才算了事。

阿黄被打了一顿之后,好像懂事起来了,每天不在家里呆着就去守家的果园。阿黄没有祸害果园的鸡,看园子尽忠得很,家人来它就跑过来迎接,陌生人来了就“汪汪”叫。有次它叫得很凶,婆婆走过去,发现它正朝着一条蛇狂吠,那是一条眼镜蛇!就在婆婆大惊之下,那条蛇爬上墙逃出去了。之后婆婆经常在果园撒硫磺驱蛇。这次阿黄立了大功。

前年11月,公公因病去世了。唏嘘的是,公公走后,阿黄日渐消瘦,整天在果园跑来跑去,有时好几天没见回来吃饭。回来了也不怎么进食,经常望着门口发呆。我们知道它是在想公公。它可能以为老主人去巡果园了,它到处去找,找不到就在门口等。婆婆不忍心,有一天摸着阿黄的头说,你不用等了,他不会回来了。

阿黄还是没能熬到过年,没能看到辞旧迎新的烟花,也听不到把它吓得钻台底的鞭炮声了。我们伤感地把阿黄埋在果园里,那里有公公的气息,这样公公和它又可以在一起了。

第一滩的时光,有一颗安静的石子

■ 朱荣光

一切都好安静
没有月光洒落
夜色顺着我的头发
淹没了我的脚印
风轻,浪微,这一片海
在安静中缓慢起伏

我也在这安静中起落
风一来就喧嚣
浪一走就低伏
如远山的阴影
在这漫长的海岸

变幻出不规则的形状

裙裾早已湿透
拖着一些往日的时光
到这一处,去那一方
山和海安静地看着我
招摇而行
我看着簇拥着石子的浪花
看着浪花里轻快的石子
然后,我也似这方天地
变得安静



隐形的“包租公”

■ 李瑞明

“哎,书记,把车停这边来。”远远地就看见周叔穿着背心和拖鞋,朝我们挥着手。周叔是我们公司电工班的退休人员,今天我们工会特地过来探访一下他的退休生活。

一条黎和路带你回到上个世纪的茂名。淡黄色的老旧的油公司楼房,翻新后干净整洁的沥青道路,路边的漂亮的榕树。那些错落有致的私人楼房,典型的城中村的特色。

周叔领着我们来到一栋六层楼的房子前,乐呵呵地说:我就住这里,上去坐。

我心里不禁嘀咕一下:这点退休金,也只能租这样的房子了。

周叔边领着我们边叮嘱:我住六楼。你们坐惯办公室,慢点。

我不禁同情起周叔,这么老还爬这么高,省下两分钱租金真不容易。

周叔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喝茶。两房一厅,收拾得井井有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挂着的几幅老旧电路图,它们似乎无声地诉

说着周叔与电结缘的几十年岁月。我本以为这次探访是一场关于电工技艺和人生经验的交流,却没想到,随着话题的深入,周叔缓缓道出了他的另一个身份,让我跌破眼镜。

“其实啊,我这些年还悄悄干了点副业。”周叔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又迅速恢复了往日的平和,“早些年,我趁着房价还没那么离谱的时候,用攒下的工资和一点积蓄,在这里买了一块地,起了这栋楼。那时候大家都说我傻,说这地方偏僻,没人愿意去住。可我心里有数,城市发展这么快,总有一天会轮到的。”

说到这里,周叔的脸上露出了几分得意之色。他继续说道:下面都是我的租客。每个月的租金足够我过上舒坦的日子了。不过这事儿我一直没跟人说过,怕别人觉得我炫耀,也怕麻烦。

我听着周叔的讲述,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敬佩之情。这位看似普

通的退休电工工人,竟然有着如此独到的眼光和长远的规划。他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不仅为家庭创造了稳定的收入来源,还在不经意间成为人们口中的“隐形包租公”。

在随后的交谈中,周叔还向我透露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和对于未来的期许。他说:“人这一辈子啊,最重要的是知足常乐。我有份稳定的退休金,有个温馨的家,现在还有这些房子带来的额外收入,已经很满足了。至于未来嘛,我就希望身体健健康康的,能继续帮邻里乡亲们修修电路,聊聊天,这就足够了。”

离开周叔家的时候,夕阳已经西下,天边染上了一抹绚丽的晚霞。回想周叔的话语,我不禁感慨万千。周叔的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富有不在于物质的堆砌,而在于内心的充实与满足。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生活的真谛,也为我们这些年轻人树立了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